从花卉博览会到青铜文化节

□张明亮

在整理铜陵有色报社工作时期的采访本时,我不禁回想起铜陵市花卉博览会以及青铜文化节的盛况,这些记忆依然历历在目。

日历翻回1989年10月,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大庆。为表达对祖国的热爱,铜陵市委、市政府决定在国庆花展的基础上,举办首届花卉博览会。这一决策迅速得到了全市各单位的积极响应,能工巧匠们齐心协力,数万盆鲜花沿淮河北路竞相绽放。尽管当时没有现代的新能源光电设备,但经过精心构思,彩色灯泡和灯带勾勒出的别致图案仍令人叹为观止。夜幕降临,花丛中灯光闪烁,流光溢彩,市民们成群结队前来赏花拍照,欢声笑语不绝。

1990年10月,第二届花卉博览会如期在淮河北路举行。从淮河北路与东风路交叉口到淮河路体育馆,整条大道被鲜花装点成花的海洋。市民和游客们尽情享受着节日的欢乐氛围,鲜花为国庆佳节增添了无比的欢乐。

1991年,铜陵市第三届花卉博览会提出了"文体搭台,经贸唱戏"的新立意。这一转变反映了铜陵人民对于经济发展的渴望和对自身情况的理性思考。随着珠三角、长江三角洲等地区的快速发展,铜陵也意识到必须拓宽思路,抢抓先机。花卉博览会不仅丰富了市民的文化生活,更成为招商引资、扩大铜陵知名度的重要平台。

此届博览会推动了经济思维转型,随后《铜陵报》发表了《醒来,铜陵!》一文,拉开了铜陵市"解放思想"大讨论的序幕。这篇文章经《经济日报》《光明日报》等媒体转载后,在全国引起了巨大反响,进一步推动了铜陵的思想解放和经济发展。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铜陵市立足本地优势资源,在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下,联合铜陵有色金属集团公司举办了首届青铜文化节,于1992年10月在市体育馆开幕。此次博览会不仅弘扬了铜文化,激发了全市人民的建设热情,更为铜陵市提供了国际交流的平台,提高了铜陵市的知名度。铜陵市青铜文化节是当时全国唯一以铜产业为主的博览会,并在安徽省内外乃至国际上产生了积极影响。此后,铜陵市青铜文化节规格和规模不断扩大,花卉博览会也逐渐与青铜文化节融合。特别是1994年,铜陵市青铜文化节首次以安徽省政府名义举办,极大地提升了铜陵市青铜文化节的品牌效应。

铜陵市历届青铜文化节期间,全市各部门和企业通过多种形式与来铜的经贸代表团和国内外客商进行了广泛接触、科技交流和经贸洽谈。这些活动为铜陵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推动了其飞跃发展。此外,在青铜文化节期间,铜陵还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如1993年与四川省自贡市联合举办的天井湖公园恐龙灯会、1994年的铜陵与重庆大型灯展以及1996年的焰火晚会等,这些活动不仅丰富了市民的业余文化生活,更让外地游客领略铜陵城市风貌。

2024年9月23日,第14届铜陵青铜文化节在铜陵市博物馆重启,这一盛事再次展现了铜陵的文化魅力和经济实力。

在我工作采访期间,有幸目睹了铜陵5届花卉博览会以及12届青铜文化节的盛况,我为这座城市的繁荣和进步感到无比欣慰和自豪。

图为:1993年9月20日,第二届中国铜陵青铜文化节开幕式在淮河路体育馆隆重举行。

留在旧时光里的老物件

□海 霞

如烟往事

父母的家中,仍摆放着那些历经岁月洗礼的老家具,它们虽然略显陈旧,却承载了满满的回忆与情感。然而,小弟每次回家,总会抱怨这些老物件既占地方又不时尚,催促母亲丢弃。母亲听后总会不悦地回应:"就知道让我扔东西,你们还是都回自己家去吧!"

回看这些老家具,有柜角已经磨损露出木色的喜鹊登梅橱柜、榫卯已经松动的洋红漆脸盆架、放衣被的大木箱,还有架木箱的架,木箱的铜拉扣因长时间未使用,浮着灰暗的锈迹。打开木箱,扑面一股久未使用的霉味和刺鼻的樟脑味,是母亲为了防虫蛀做的防护措施。早晨的阳光从窗隙投进房间,随着时间的推移,像一道舞台镁光灯移射到老家具上,在那一柱光影中浮动着它们曾经的故事。

喜鹊登梅橱柜从我记事起就摆放在家中厨房里。它是个长约两米,宽不到一米的橱柜,是个立在那里像只小水牛样的笨重家伙。个头虽笨重,但做工精巧:门板上开有两扇门,门的上侧有四只小抽屉,每个接头处都是榫卯结构。年幼的我,常被橱柜门上那幅喜鹊登梅的彩绘吸引。深绿的底色上,梅花枝干苍劲有力,喜鹊身姿灵动,每一笔都勾勒得细腻入微。那时的我尚不知这是工笔画,只是被其色彩与形象深深迷住。

母亲对这只橱柜做到物尽其用。上层放碗筷和剩下的饭菜,下层放米、面、油、调料等,四只小抽屉放各类杂物,做到按类存放,井井有条。

作为家中的女孩,我时常在父母外出时尝试烹饪。记得有一次,我一边翻炒着锅中的菜肴,一边匆忙转身去橱柜拿盐,结果一头撞在橱柜边角上,额头鼓起一个大包,疼得扔下锅铲,赌气说再也不学烧饭了。母亲回家后,并未安慰我,而是为我准备了一个糖打蛋,温柔地告诉我:"炒菜时,要先将所需的油盐准备好放在灶台边,这样就不会手忙脚乱了。"我吃着美味的糖打蛋,记下了母亲的方法,先前的挫败感与反感渐渐消散。

喜鹊登梅橱柜不仅具有储物功能,还是我们捉迷藏时的藏身之处。由于橱柜内侧隔板可以拆卸,拆下后,我们便能轻松地躺进去。在那个纯真年代,这只橱柜给我们带来了无尽的欢乐。

而这只能用又能玩的橱柜开始并不属于我家,那是父母结婚时,邻居奶奶看着他们寒酸的家,实在不像个结婚的样子,将自己年轻时陪嫁的橱柜送给了他们。父母经常念叨:在那个年代,送一只橱柜给别人,是多大的慷慨啊。

邻居奶奶对我父母的好,父母也拿她当作家里长辈来照应着。奶奶的子女回来时,除了买给奶奶吃的用的,也会另外拎些水果、糕点看望父母。他们对父母的称呼也是"姐夫""姐姐"的叫着。我常常被这种融洽的邻里感情所触动。

除了家里的喜鹊登梅橱柜及一些箱子,架子这些旧家具都有自己的故事,听母亲说外公家有一只方形柜子,更是家里的"老辈人"。说是外公祖上传下来的,究竟是哪一代,也不清楚了。

这只柜子做工极为精细,精细到装上水后滴水不漏。尽管它并非作为盛水容器使用,但从中可见工匠技艺的高超。然而,这只柜子所承载的远不止于此。

外公外婆年轻时正值战乱时期。有一次,一个受伤的战士交给正在田地干活的外婆一个布口袋和一张纸条,让她按照纸条上的地址将布口袋交给指定的人。外婆是个机智善良的女子,对于这样的转送任务已经轻车熟路了。接到任务后,外婆立刻放下农活,匆匆回家将布口袋放进床头的那只方形柜子里,然后将其沉入门前的水井中。不久,汉奸带着人前来搜查,却一无所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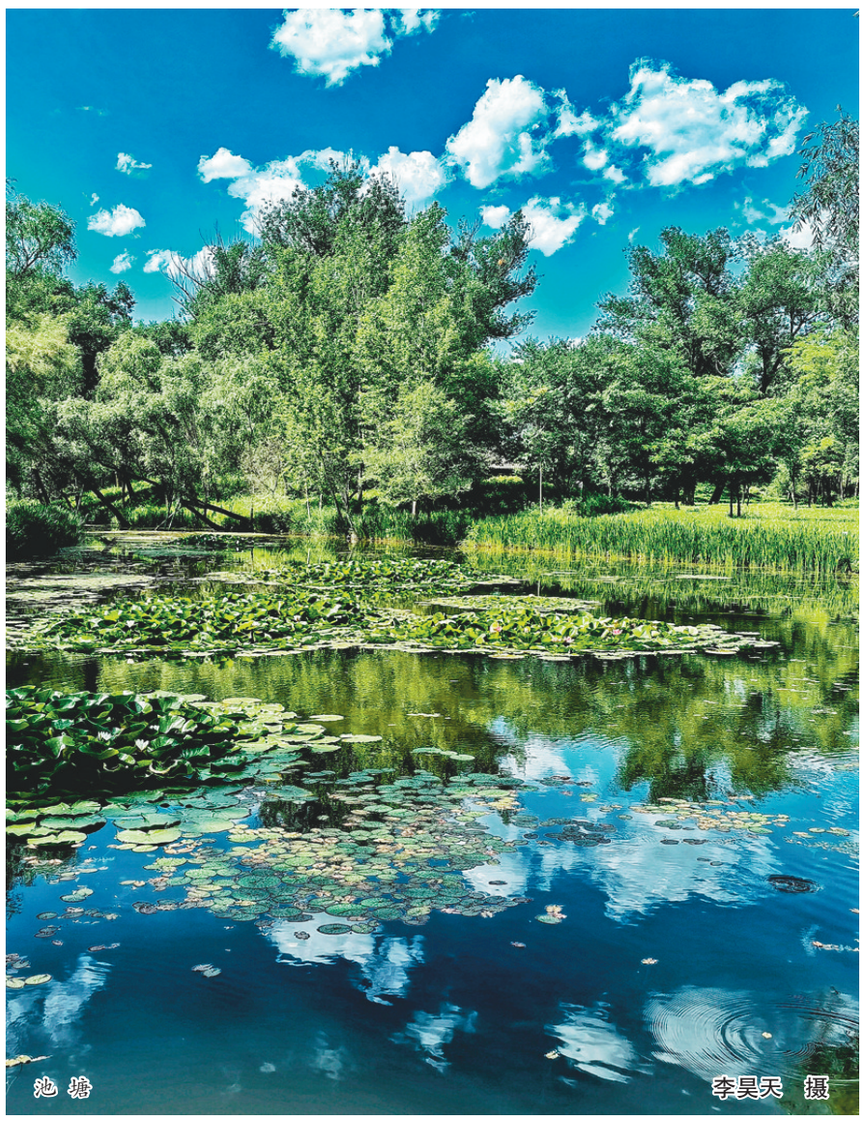
事后,当外公和外婆从水井里将柜子捞起来时,尽管外面已经湿透,但里面的麻布口袋却仍然是干燥的。此后,这只柜子便陪着外公外婆度过了那段动荡岁月。

抗战胜利后,人们都过上了安稳日子,外公也将那只柜子用作盛放代销小店里零食的容器。小时候的我们,对那只柜子十分熟悉与喜爱,因为它里面总是装满了我们垂涎的零食。长大后才深刻体会到它工艺的精湛以及它曾经在战火中承载的重要使命。

尽管它曾经充当过"情报员"的角色,但外公外婆并没有因此对它另眼相看。在和平年代里,它仍然只是一只普通的储物柜。然而,在我们心中,它却永远充满了传奇色彩。

岁月如梭,我们都已长大成人,离开了小时候的家。那些老物件也渐渐地被新家具所取代,被闲置在角落里。尽管它们已经不再使用,但父母却依然舍不得丢弃。有空闲时,就会给它们擦拭灰尘;如果地方不够,还会细心挪动重新安置。

随着时光的流逝,我从最初反对父母保留这些老物件,到现在默许并认可了他们的做法。因为我从这些老物件中看到了过去单纯和睦的邻里感情、父母养育我们的艰辛岁月以及他们一生平凡却又坚韧不拔的精神。这些老物件宛如一本沉默的史书,将岁月镌刻进木纹与铜锈之中,成为我们心中永恒的记忆。


池塘 李昊天 摄

越过夏日的繁花(外一首)

□程应峰

日光滚烫的檐下
风藏起一抹温柔的话
繁花 于角落悄声自语
有梦的孩子 不怕

晨露轻吻花瓣的脸颊
晶莹的泪 闪烁希望的霞
蜜蜂弹奏忙碌的乐章
在花蕊间酝酿童话

斑驳树影下
繁花静静守望
悄然隐去的时光 没入花心
蝴蝶翩跹 舞姿弄影
搅动活泛的年华

骤雨说来就来
敲打物质和心灵的门窗
雨中繁花 如梦轻颤
撒落的花瓣
在有情人心底诗意浮华

一抹绚烂
在向往意蕴里泼洒
花有热闹和孤寂
它独自芬芳 无牵无挂

越过夏日的繁花
是生命的歌 时光的画
释放的 是生命的炽热美丽
绽开的 是迷人的秋之烟霞

树荫下的女孩

树荫下的女孩
搅过阳光色的话题
芳唇轻启
飘动清新柔和的气息

细语源于心灵
散发着花香果味
树叶动情地舞蹈
蝴蝶藏不住心底的欢喜

合体靓丽的裙装
将女孩衬托得如此美丽
天边飘过轻柔的白云
绽放垂爱人间的信息

偶尔爆发清脆的笑声
分明有喜悦盈溢
笑喘后的平静
将快乐在清凉中传递

树叶间漏落的阳光
在指缝间悄无声息地游移
轻松而轻快的脚步
带走了树荫下的秘密

琵琶亭记

□朱斌峰

"一条江分成两阙
一阙流经万里山川
一阙氤氲千年诗行
折叠起
一封封长着翅膀的邀请函"
——这就是来自九江琵琶亭的邀请函。

匡庐之地,江涵九派。九江,是长江在江西境内唯一流经的设区城市,独拥152公里长江岸线。这是一片不寻常的江湖,江水与鄱阳湖交汇,云蒸霞蔚。一座宋时的民间酒楼,上演着水浒的风云。而白居易谪居此地时,常常登楼远眺,依江望庐,那时的长江会是怎样的横无际涯?

走在滨江大道,九江城的烟火在身边升腾,眼前江水浩浩荡荡地铺卷开来,大桥卧波,沙洲浮现,可谓极目远天阔、长江天际流。忽邂逅一亭,独立长江侧畔,亭额上悬"琵琶亭"三个苍劲有力的大字。步入琵琶亭园区,当然先得拜谒白乐天。那是一尊高大的汉白玉雕像,诗人身着长袍,右手握书斜放腰间,左手捋须,神情若有所思,似乎在回首往事。再登花岗岩石基而上,步上平台,便是琵琶亭。亭呈八角形,共两层,朱柱青瓦,颇有气势。进门处楹柱左右有联:"一弹流水一弹月,半入江天半入云。"由此,铮铮的琵琶声渐渐传来,不觉就走进了大唐的某个夜晚:

"那一天,浔阳江头夜送客/大唐的卷册里,半江瑟瑟半江红的江水/已流入深夜/水畔的苇絮被月光洗得发白/一灯一舟,让江面愈发浩渺而寂寥/忽闻琵琶声起/转轴拨弦三两声,惊飞宿鸟/嘈嘈切切错杂弹,随风渐散/水汽打湿了青衫和红袖/谁倚立舟上:犹抱琵琶半遮面/谁欲言又止:人在天涯啊/江州司马,就此别过!"

那是唐玄宗元和十一年秋,被贬为江州司马的白居易,在浔阳江头送客时,忽闻琵琶声骤起。那琵琶声激越中藏着悲切,错杂中蕴涵凄凉。由此诗人偶遇一位弹奏琵琶的歌女,听其诉说身世后,生起"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之感,写下了千古名篇《琵琶行》。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我们都是人在天涯的旅客,难免有天地辽阔、身似浮萍、身寄何处之感,唯有且行且珍惜了。人生难免有悲欢离合,倘若每一次相遇都能像初次见面那样,岂不美好?后人为纪念白居易,就在其送客处建起了琵琶亭。自此,此地琵琶声声,嘈嘈切切,"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余音不绝。而今园内,不仅有亭台楼阁,还有茵茵绿草、青青翠竹,而碑廊镶嵌着历代文人墨客的书法碑刻,听说只要用手机扫描上面的二维码,就能接通古今,或可听见宋人辛弃疾吟哦《玉楼春》声:"琵琶亭畔多芳草,时对香炉峰一笑。偶然重傍玉溪东,不是白头谁觉老……"

履迹

站在琵琶亭上,登高望远,眺望滚滚江水,从大唐流到今。九江长江大桥飞架南北,桥上列车穿梭奔驶,江面船舶鸣响汽笛。不远处的浔阳楼、锁江塔与琵琶亭恍若大江的韵脚,更远处就是峨峨庐山了。从琵琶亭下来,仍走在沿江五里的彩色跑道上,只见两边木护栏和小道沿江蜿蜒,假山、石雕、亭台、花树掩映。靠江近栏则有一带芦荻,叶茎还碧绿,但灰白的花絮迎风摇曳,那是仿浔阳旧韵而人为营造的一片秋的瑟瑟。途中见"九江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石牌,近处有一幢圆形建筑,名为"琵琶书屋",四周樟树环绕,推门进去,扑面而来的是人们的笑脸、潺潺的琵琶声和缕缕咖啡奶茶香……这便是滨江生态公园了。

"这一年,九江江畔晨迎客/盛世的涛声中,琵琶亭、锁江塔、浔阳楼/点缀在滨江岸线/灯光秀早已璀璨了浔梦的意境/绿地公园,花卉草木只此青绿/远眺长虹卧波/江上船舶鸣笛,东去西来/桥上列车呼啸,南来北往/依江望庐的城市敞开胸怀/谁高声而吟:潮回练带雨中新/谁欢欣鼓舞:江涵九派啊/诗人乐天,请了请了——"

这就是浔阳江畔的长卷,半阙古典半阙现代,半阙文化半阙生态。再回首琵琶亭,忽想起亭上有一琵琶的雕塑,游客入内即可呈揽琵琶而弹的造型,颇适合拍照留影。果然这是一次邀请或赴约:

"长江之畔,有亭翼然/亭上,一只琵琶/如怀如抱,如杯如柬/邀你来弹!"

我是怎样成为"书虫"的

□沈宏胜

当代知名书画家、作家黄苗子晚年出版了《书虫小札》,他戏称自己"老汉无家可归,碰到什么读什么",并自嘲"杂乱无章,了无成就",仅以读书消遣时日。如今,我亦已年近古稀,虽在事业上和爱好上一无所成,但自比为"书虫",却也并无过谦之处。

记得上小学四年级时,我从同学那里借到了一本既没有封面也没有封底的小说。尽管书中还有许多字我不认识,但我还是囫囵吞枣地读了起来,并逐渐被书中的故事深深吸引。父母喊我吃饭,我还爱不释手。当我还没看完这本破旧的小说,同学就来讨要了。我问这是什么小说,同学骂了我一句"笨蛋",说:"看了还不知道是什么书,这是《三国演义》啊!"也就是这本书,像"小勾虫"一样紧紧勾住了我。

从那以后,我便想方设法找书看,看书时总是"废寝忘食",常被父母催促着去吃饭。参加市业余体校体操训练时,休息间隙,队友们谈天说地,而我却只顾埋头看书。上个世纪70年代,最流行的书籍有《金光大道》《艳阳天》《闪闪的红星》。其中,《闪闪的红星》是中篇小说,作者是李心田。我仅用了一个晚上就读完了这本书。而长篇小说《野火春风斗古城》,我更是躲在蚊帐里如饥似渴地阅读。教练见状,笑称我为"书呆子"。

参加工作后,我更是经常光顾新华书店,每有新书上架,总要挑选几本购买。有一次,得知单位里一位同事家中有《三国演义》上、下册,我便软磨硬泡,终于将他手中的这套书买了回来。书店里只要有《红楼梦》、唐宋词选、唐诗三百首以及《福尔摩斯探案集》等书籍,我都会毫不犹豫地买下。由于我的工作性质是两班制,所以每次小夜班回家后,我总要读会儿书才肯入睡。《水浒传》便是在那时读完的。厂里有图书馆,我经常去借书,读的外国小说比较多,如巴尔扎克的短篇小说、苏联短篇小说巨匠契诃夫的作品以及维克多·雨果的《悲惨世界》等。原铜陵有色公司科技馆(现为铜陵有色有线电视台和铜陵有色报社所在地)设有图书阅览室,闲暇之时,我常去光顾,《第三帝国的兴亡》上、中、下三卷便是在那时读完的。

至今难以忘怀的是,在参加市业余体操集训时,休息间隙,我去了新华书店。柜台上挤满了人,我看到一本类似小"口袋书"的《现代汉语小词典》,非常喜欢,想买下来。但当时因为参加体操集训离家较远,身上的钱不够。与我一起参加市排球集训的队友看出了我的心思,二话不说,帮我买下了这本词典。比赛结束后,等我想还钱给他时,却再也找不到他了。因为我们并不在同一所学校,我在铜陵市第七中学,而他在市第一中学。

命运似乎同我开了个玩笑。我在当车床工期间,右眼因车制铁屑时不幸被击中受伤。伤好出院后,我看到《铜陵报》刊登了一则消息,说团市委与铜陵报社联合举办一次征文活动。我便将自己的住院体会写成一篇小文参加比赛,没想到竟然获得了三等奖。正当我沉浸在喜悦之中时,同学好友却给我泼了一盆冷水,说我的文章语言枯燥、干巴,归根结底还是书读得太少了。俗话说得好,"书到用时方恨少"。我获奖的作品,只不过是角度新颖、弘扬正能量罢了。

由于右眼致残,我读书不再那么如痴如醉,但看报纸的习惯却从未间断,从中获取了不少知识,也丰富了自己的语言。边学习,边实践。我曾参加过《安徽日报》举办的"新闻刊大"学习班,也就是在那次学习中,我了解到如何写好一篇新闻。

虽说我如今年事已高,眼睛也不允许我多看多写,但多读书、多写作的习惯,我至今仍未放弃。我曾先后给多家媒体投稿,十年前还能坚持一天写两三篇小文,现在即便一天只写一篇也仍在坚持。铜陵铜官区聘任我为理论宣讲员,让我为社区党员们上党课。品味人生,我深知养成读书、读报的习惯将终身受益!

铜官山

本报地址:铜陵市义安大道北段327号 邮政编码:244000 电话:总编室:5860136 编辑部:5860131(传真) 办公室:5861227
广告部:5861508 (联系人:陈幸欣) 订阅:全国各地邮局(所) 全年定价:100.00元 印刷:铜陵市闻达报业有限责任公司(铜陵市淮河大道北段358号)